

# 依存免疫变态

©

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是微妙而残忍的。  
不管多美好的会面，都注定离别告终。

如果真的为对方着想，应该针锋相对，  
你死我活，留下最糟的印象。  
使对方分手后免于伤心才对。

这样想，对他人的善意，  
就像恶毒的陷阱。  
大家都背负着陷阱生活。  
这才是神给人的惩罚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  
“长江书画传媒”

「天」宮雁著  
g a m a n i y a k u n p i

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依存免疫变态 / 天宫雁著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11  
ISBN 978-7-5354-6087-5  
I . ①依… II . ①天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1212 号

## 依存免疫变态

天宫雁 著

出品人   郭敬明	责任编辑   杨仙	装帧设计   ZUI Factor	封面设计   胡小西
选题策划   金丽红 黎波	助理编辑   杨柳婷 于英杰	设计师   胡小西	媒体运营   赵萌
项目统筹   阿亮 痕痕	特约编辑   一梨	内页设计   曹欣	责任印制   张志杰

出版 | 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 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II 楼 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 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16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| 18

版次 |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|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190 千字

定价 | 24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
（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）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，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，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ZUI  
Zestful Unique Ideal



最世文化  
Shanghai ZUI co.,Ltd





依存免疫变

Life Intolerance

amamiya kari  
天宫雁 著



For the inner kids.  
May they never grow up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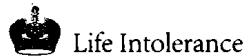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Contents

---

009	变态 01   200000000
025	变态 02   S & M
043	变态 03   1/2
061	变态 04   99
079	变态 05   P
099	变态 06   +
123	变态 07   10 × 50
147	变态 08   §
167	变态 09   s>vt
187	变态 10   3
203	变态 11   Boss
223	变态 12   fc2
241	变态 13   EXP
257	变态 14   Warrick
275	尾声





变态 01  
**200000000**

00

她快跑了几步，拉来一把原木花纹的学生椅，命令他坐上去。然后动作敏捷地从包里掏出一捆麻绳和一卷封箱胶带纸。绳子不够长，改用胶带。大截大截的胶纸被撕开，发出锋利而干涩的声音。她从他背起在身后的双手开始粘，向上又向下不断动作旋转。身体和椅子很快连为一体。他惶恐地看着一切迅速发生，几经挣扎无效，抗议未果。嘴唇上多了一块胶布。希望被封死。

大功告成。

她没时间笑，没时间思考，也没时间回忆。这太过戏剧化的场面，让她有讲故事的冲动。但不知如何开头，结局就在眼前了。而送她来到这个结局的一切，就像糊掉的画布，色块啃着色块，人连着人，事接着事，好像一曲永远单首循环悠扬到烂的歌，没完没了，非死不能结束。推波助澜得太过熟练，顺理成章，好像人生的每一步，都注定指向这个死胡同的终点。

少许兴奋，又少许悲凉。

少了一首歌，世界会怎么样？她想。

不。世界并不会怎么样。于是她决定还是不要讲好了。

她小跑几步，拾起地板上的枪，下意识地掂量几下。

还想再说点什么，突然，身后发出巨响。包裹着这个寂静而明亮的空间

的室外，轰鸣，震颤，狂躁，气势汹汹。没有退路了。

她强迫自己恢复平静，回过头，放低视平线，看着椅子上的人。他也回望着她，挣扎着摇头，眼角和脸颊滑下泪水或汗水。

门口再次传来巨响。仿佛催促着她快点开始。

于是，她缓慢而坚定地举起手臂，对准他的脸。左手食指压上扳机，越压越紧。迟迟未有声响。贴着冰凉金属的掌心渗出汗来。扳机扣得指节生疼，手腕颤得厉害，她向前逼近，将枪口顶上男人的右眼眶。不再抖了。

今天的世界，也要以芸芸众生的陨落告一段落。今天之后，会有人问起她的名字吗？有人会猜想她的事情，明白她是谁吗？她真想稍微留下一点关于自己的线索，又觉得不会有人在乎。不，这些不那么重要。她想。重要的是，今天就快要结束了。

她勾紧食指，感到些微酸痛。

牢靠地贴在椅子上，嘴巴封着胶带的男人发出不清不楚的“呜呜”声，拼命摇头，双眼通红，泪水或汗水浸湿了胶带。她上前一步，一把撕下胶带：“说什么？”

“我也是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也是左撇子。”

“喔。”枪口抽回一寸，向下移，塞进他的嘴，“这样啊。”

.....

嘭——！

01

**亲爱的 MK 女王：**

**我患有严重的说谎症，已经许多年一句实话都没说过……怎么改也改不掉。就快要高中毕业了，我是鼓起勇气给您写这封信的。像我这种人，以后要做什么工作才好呢？**

**快要发疯的南瓶子 上**

**快要发疯的南瓶子：**

**总统。**

**全知之神 MK 女王**

02

东里悠有一个秘密，一个从没对人说过，今后也不打算说的秘密。

她直到二十几岁，还在看一本低龄向的少女杂志，收集了几百本。上面有个叫作“亲爱的 MK 女王”的专栏，专门登载千奇百怪的问题。那几百本里，有一期也刊出了她寄的问题。写着她没对人说过，今后也不打算说的秘密。

出生后不久，母亲死于产后忧郁。那时父亲还年轻，不久便再结新欢。她满周岁时，父亲再婚了。又过两年，弟弟呱呱坠地。

对家的回忆，是父亲的烟味，散乱各处的酒瓶，无数盒比萨，弟弟的尿不湿，和总是堵住的坐便器。她和继母相处得并不融洽。年幼的她尚且不懂大人的立场，只觉得家中令人窒息。什么都要自己争取，磨掉了女孩子家的矜持。

继母说：“我知道你很讨厌我。我也一样非常讨厌你。但是，和睦相处

也不是非得互相喜欢不可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听明白了吗？怎么可能明白？

很多年后，她才懂得继母的意思。小孩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亲凡事都该以自己为优先。但就算身为父母，也有自己的人生。

没关系。只要上了高中，就能变成大人。那时就潇洒地撂狠话离开家，她这么打算。

事与愿违。

九岁这一年秋天，她被绑架了。

犯人潜伏在她放学的路上，用沾了药水的手帕捂住她的鼻子。再醒来时，身处简陋的小旅馆。手脚被绑住，嘴巴贴着胶带，吃饭时才松绑。

她平时最爱看警匪片。自作聪明地跟犯人交涉，问赎金多少。

“两亿。”

“……我、我们家很穷。”

“那你就只能死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第三天，还是没有动静。她与看守人相对枯坐，盯着电视发呆。

她没有遭遇粗暴的对待，只是限制自由而已。看守人年龄也不大，平常不太同她说话，看球赛和新闻时径自大笑，会帮睡着的她盖被子，洗澡从不偷看，闲来无事还洗衣服做家务。

她不觉得害怕，也没想过会死。

父亲一定因为交不出赎金而焦头烂额吧。继母就算自私，遇到这种事也肯定心惊肉跳了一回。虽然过去几天没受过什么罪，但再见到父母亲时一定要痛哭一场。她已经想好了。

这天，看守人气喘吁吁地回来：“现在带你去见父母，到外面不许叫。”

她欣喜点头。

男人拉着她辗转街头，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，将她锁进另一家破旧的旅馆房间。重复着只有吃东西才松绑的日子。

她愕然。不知所措，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发生。

许多天过去，与父亲重逢的欢喜场面逐渐淡去。什么都没发生。像要被

阴谋吞噬。求助无门，酝酿出无限疑惑与恐惧。

就在这时，她在电视上看到继母的脸。

“破获绑架集团。人质下落不明，疑似撕票。”

记者语速飞快：“几个星期前发生的绑架案，就在昨天终于有了进展。四名嫌犯落网，还有一名在逃。遇害的小朋友至今下落不明，凶多吉少。被害者家属目前情绪激动。”

继母痛哭流涕，紧抓住话筒不放：“那孩子生前乖巧听话，贴心得不得了。做出这种事的简直不是人！不是人！呜呜呜……但是，为了让她安息，今后我们一家也会努力地好好地活下去！”

……等一下。她瞪大眼。

画面接回主持人：“将近三个星期的搜索，被害者家属也不得不接受事实。父母二人希望尽快忘掉这段悲伤，重建家园。我们在此也祝福他们……”

……等、等一下！捆绑住手脚的人质跌落下床，瞪着电视。

等一下！喂！我在这里啊！

我可还没死啊！

继续找我啊！

喂——！

那孩子生前乖巧听话……今后我们一家也会好好活下去！

……结束了。就这样结束了。

几句话概括了她的生平，也做好迎接今后灿烂人生的准备。

……今后我们一家也会好好活下去！

这一次，她听明白了。

你死在外面就好了。请你一定要死在外面。是这个意思。

她颓然蜷缩在地。身后门锁转动，看守人回来了。她转过头去，看见闪亮的刀尖。

右都摇晃。但只要骑上去，就觉得所向披靡。小学一年级，父母亲意外过世，他辗转亲戚家，再没回去过。听说房子被卖给了快乐的一家四口。后院里的小木马，几年风吹日晒雨淋雷劈，恐怕早就受潮腐烂。

被各个家庭嫌弃的人生当然不开心。来到叛逆期，交了些坏朋友，偶尔提心吊胆地做些鸡鸣狗盗的勾当。坏朋友说：“你心里还是个好人，长得也讨女孩子喜欢，跟我们这些人混没有前途，回去当好人吧。以后我也好跟人家炫耀我认识个读书人。”

竟然连坏人都嫌弃自己，他极不甘心。

十八岁这一年，坏人们决定要做笔大生意——绑架有钱人家的大小姐，勒索巨款，得手就退休，一劳永逸。

周密策划了个把星期，终于迎来飞黄腾达的机会。

倒霉的是，他们绑错了人。

瑛士分配到看守人质的工作。

一切看来都很顺利，只等钞票入账。起初伙伴偶尔与他电话联络，说家属情绪紧张，他们就快得手。就连人质也很乐观，问他赎金多少。

他如实回答：“两亿。”

“……我、我们家很穷。”

“那你就只能死了。”

这并不是玩笑。看守人的工作看似简单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杀人封口也要由他动手。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勇气，希望伙伴不要失手。

一个星期过去。没有动静。

第二个星期，他如坐针毡，在等不下去时，接到电话。

“瑛士，快跑。杀了她快跑。”

“哈？！”他错愕无比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们抓错人了！那可不是什么大小姐。”

电话那边是混乱的争吵。

“你这笨蛋，怎么会抓错人？”

“女人除了发型，长得都差不多啊。”

“喂？喂！瑛士，总之，快跑！”